



甘武进/文

大历史，小工匠。择一事，终一生。2016年1月，《我在故宫修文物》纪录片在央视首播，随即迅速走红网络，播放量累计近亿，成为年度最具影响力纪录片。不同于纪录片对文物修复本身的关注，《我在故宫修文物》这本书，作家深入采访12位文物修复师，更侧重于展现“修文物的人”。他们是宫里的钟表匠、青铜匠、摹画工、木器工、漆器工……他们已经存在了几百年，却始终不为人知。他们一代一代薪火相传，是我们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书中按文物的类别，分为钟表室、铜器组、摹画室、裱画室、木器室、漆器室六大部分。每一部分都重点采访了老师傅和徒弟，配以高清文物图、现场工作照以及部分老照片，生动再现了故宫传承几百年的文物修复历史，也让我们得以认识，在宫墙深处默默奉献、不求名利，只为心中执着而奉献终身的国之工匠。他们的身上还保留着浓厚的匠人气息，他们用一辈子修复着历代大师被岁月腐蚀的作品，并将他们自己的痕迹抹去。他们修文物，也修了浮躁的心人。

文物不言，默默地承载着历史的记忆。钟表是故宫博物院中非常特殊的藏品，堪称世界博物馆同类收藏中的翘楚。故宫钟表修复的每一个步骤，都包含了当时人们对钟表机械的想法、工匠的想象力，折射出民族工艺的灵活性。打开一座钟，就是与历代的工匠对话，自然地生出一份庄严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第三代修复者王津已在那工作了三十九年。他说：修文物的感觉跟历代修复过它的工匠有交流。你打开一个钟，能感觉到有的修得很敷衍，有的做得很细。这人手艺怎样，活糙活细，有感觉。

文物修复师内心对技艺的钻研，永无止境。纸寿千年，绢寿八百。如果没有一代代裱画师的妙手回春，八百多年的《清明上河图》早已破碎湮灭于历史之中。“故装潢优劣，实名迹存亡系焉。窃谓装潢者，书画之司命也。”文物修复师们用心呵护着每一件文物，最大程度延续文物的生命，呵护文物最原始的、经年不变的容颜。1978年，单嘉玖成为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修复人员。她说：磨刀刮纸就是磨你的性子。徐建华说：看一个人水平高低看他打的糨……

明清硬木家具的收藏与修复，是故宫博物院一个极具特色的专业领域，木器室维护着传统家具的黄金时代。木器文物修复遵循“不改变文物原状”原则。那些技艺精湛的老师傅，在真正动手修复文物之前，都会先拿出个把小时，把原本已经很熟练的手法再“热身”一下，手顺了再上手修复文物。鱼鳔胶他们不用市场上现成的，因为不如自己做的效果好。手工艺做到一个境界，对工具辅料的要求很高，以至于只有工匠亲手做的才能满足要求。

面对外界时，文物修复师自有一种沉静的定力。经过多年的钻研和苦练，他们手上的技艺非常精湛。他们出手的，常常是皇家典藏，历代精品中的精品，见识非凡。这些文物修复师们，愈是技艺精湛，愈加谦逊，因为他们深知传统技艺的精妙；愈是见多识广，愈加淡然，因为他们理解历史遗产的广博。正是这些与众不同的经历，让文物修复师们心胸更宽广，心态更淡然，他们的精神世界丰富，那是一种多年积累凝结的智慧。他们在修文物的过程中，跟文物交流，他们已经把自己融到里头。

一辈子很长吗？做自己喜欢的事，就不嫌漫长。一辈子很长吗？跟千年文物相比，一辈子也许只够做一件事。现代中国需要这种工匠精神。宫墙外的世界斗转星移，宫墙内的他们却用几年的时间摩挲同一件文物。一座钟表上千个零件要严丝合缝；一幅古画要揭一两个月，临摹几年到几十年……故宫的文物修复师们，用一生的时光，传承着历史，传承着技艺，传承着文化。他们将自己的身心，融入到那一件件修复好的文物中去，延续着历史的生命。

择一事，终一生 ——读《我在故宫修文物》



游客观赏故宫文物。

文物展示。
(本版图片均据新华社)

物之为物，因有情深 ——读《美器重光》

彭忠富/文

美学家朱光潜说：“人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情趣丰富的，对于许多事物都觉得有趣味，而且到处寻求享受这种趣味；一种是情趣枯竭的，对于许多事物都觉得没有趣味，也不去寻求趣味，只终日拼命和蝇蛆在一块争温饱。”有生活情趣的人，会在简单的物质生活中营造丰盈的内心世界。他们用自然、艺术丰富人生，用爱心、善良关照心灵。对于这种倾心于生活情趣，对生活有所顿悟、执念的明智之人，我们称之为“生活家”。

物之为物，因有情深。云南建水人可谓个个都是生活家。他们的日常生活崇尚文化，四合院里多有书法、绘画装饰，家家户户的条案上也讲究放置两只花瓶，冬春季插梅花、柳枝、桃花，秋来清供菊花。正因讲究生活情趣，建水紫陶才会在此传承千年。建水紫陶雅于五色陶泥细腻温润，精于阴刻阳填工艺奇巧，美于将传统书画呈现在陶体，谓之文化陶，承载历代文人之风华，有“坚如铁、明如水、润如玉、声如磬”之誉。

人文茶道首倡者王迎新认为，美术越是临近理想就越美，工艺越是与现实交融就越美。美在宏大的篇章之后，总是浓缩成为可抚摸的物件：如山川沟壑之于案头的文人山水，所以有了赏石文化；如雨后天青云气斑斓之于青瓷，所以有了颜色釉中最高级别的汝窑瓷。建水紫陶的价值也在于此，它以书画镂刻、彩泥填绘为主要手段，集书画、金石、镌刻、镶嵌等装饰艺术于一身。同时，集实用性与观赏性于一体，有壶、杯、盆、碗、碟、缸、气锅、烟斗、文房四宝等产品。

王迎新幼承家学，精于制陶的每一个细节，沉浸于紫陶制作多年，具有极高的紫陶审美素养。其最新出版的《美器重光：云南紫陶记》（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22年12月）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述了建水城特殊的地理背景，文庙、学政考棚等历史遗迹，建水制陶的源起、流变、现状以及名品。第二部分，讲述了建水原生、富有的原矿泥资源、紫陶泥的特性及对比、装饰，以及老款上特殊的款识。第三部分，讲述了紫陶鉴赏的艺术价值分析、宜花性、宜茶性，紫陶的日常拓展创作、运用、打磨、工艺、艺术效果、美学价值，等等。

作者认为，器物与装饰能触动人心、留存世间的，大抵都有两个特点：一是器物有较高的实用价值和审美价值，一是具有丰富的人文内涵。在《紫陶的四大瓶型》一文中，作者指出花瓶是紫陶中的主要器型之一，以博古瓶（美女瓶）、荸荠瓶、萝卜瓶、蒜头瓶四大瓶型最为经典而常见。以博古瓶为例，其肩腹饱满，束口线细致精到，腰足舒展，底足稍撇。整体造型气韵上扬，又典雅又稳重。

作为一本讲述建水紫陶方方面面的书，其本身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和美学价值。作者指出，未来的紫陶或许可以分为两种类别：一种是具有实际使用功能的原创性的艺术品，是不可复制的作品，所谓“意生之物”；另一种是以模仿性图案和规模生产为主，成为在家居日用、茶事活动、餐饮行业普及的器物。无论是哪一类，都有社会的需求和个人的精神表达，都将令紫陶上达雅艺，下及民生，找到自己的位置和价值。

舌尖上的文化史 ——读《饮食与中国文化》

李钊/文

古人云：“食者，生民之天，活人之本。”中国饮食在数千年的历史沉淀中，早已超出了它本身的意义，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饮食文化。《饮食与中国文化》的作者王仁湘，以考古学家身份介入饮食文化研究，“与往古飘香的滋味不期而遇”，从饮食器具、时令风物、诸方佳馔、进食方式到饮食礼仪等方面，详述中国饮食流变历程，追溯考订饮食文化源流，呈现丰富多彩的中华饮食之道，精辟阐明饮食作中国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博大精深。

从茹毛饮血到欢煮熟食，从大羹玄酒到五味调和饮食，中国人的餐桌处处流露着生活智慧和生命尊严，见证了绵延数千年的饮食革命和文化流变。鲁菜、川菜、苏菜、粤菜、京菜、湘菜……不同菜系的形成和发展，是各地区气候、地理、物产、生活习惯和传统风俗综合作用的结果。它们都具有独特的个性，常为我们带来新鲜感，同时它们也具有明确的共性，能唤起我们内心的熟感心。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节气始终跟美食联系在一起：立夏吃面食李、端午饮菖蒲酒、夏至尝烤鹅、重阳品菊花糕、冬至吃饺子……藏在古代文献里的节令美食，让人们在享用美食的同时，也感受到了季节的变化。饮食的跨文化流动丰富着中国人的餐桌，汉晋传入的黄瓜、大蒜、芝麻、葡萄，南北朝至唐代期间引进的菠菜、洋葱、苹果，五代至明代引入的辣椒、番茄、玉米等，使得中国人的口味日渐敏感、细腻、丰富，进而酝酿出更有意味的饮食文化。“美食不如美器”，不论是颇具巧思的陶质食器、光洁优雅的瓷器，还是庄重沉练的青铜器、流光溢彩的漆器和高贵的金银玉器，饮食与美器的巧妙搭配、交相辉映，既达抚慰肠胃之效，又得赏心悦目之感，达到食器皆美、两相和谐的完美境界。

绵长而厚重的饮食文化，不仅满足了人们的物质生活，也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在漫长岁月中孕育衍化出一系列影响中华文明发展进程的哲学观念、政治智慧和科学思想，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饮食成为中国人生美学的重要一环，众多文人墨客对饮食美学抱以极大热情，诗词歌赋中可见饮食和饮食活动的踪影，更有明清著名文人高濂、李渔、袁枚等人撰写饮食烹饪的专著，字里行间不仅流露出对美好生活情趣的追寻，更蕴含着丰厚的生活智慧和生命尊严。中国是礼仪的国度，无论是宴饮、待客还是进食都有严格的礼仪，“如何吃”要比“吃什么”更重要，饮酒更要遵循节饮和礼饮的饮酒礼仪，不可滥饮滥醉。为重整宴礼仪和消除非礼现象，文人雅士更是订立了《酒德》《觞政》《真率会约》等聚宴礼约。中国人一直讲究“五味调和”，“味”是饮食五味的泛称，“和”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精髓，不论是饮食调味、养身健体、修德教子的日常生活，还是“治大国如烹小鲜”的治国理政艺术，取长补短，相互调和，都可在“调和鼎鼐”中实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理念。

《饮食与中国文化》是一部舌尖上的文化史，以有滋有味的文字书写食物之美、食事之雅、文明之厚、内蕴之深，让我们在令人垂涎三尺的饮食中，感受人文情怀的温度，领略中国文化的厚重。

心怀有诗，何惧岁月荒凉 ——读《叶嘉莹说诗词之美》

胡胜盼/文

她说，自己是诗词的女儿，传承中华文化是“情不自已”，更是自己一生的伟大愿景。诗人席慕蓉说“她就是诗魂”；诗人痖弦赞她是“穿裙子的士”；作家白先勇称“叶先生是引导我进入中国诗词殿堂的人”。她，就是叶嘉莹先生。

《叶嘉莹说诗词之美》一书除了记录叶嘉莹先生人生经历、与诗词结缘过程外，还阐述了诗词背后的故事、解读王国维的词论以及分析《红楼梦》中的诗词之美等。无论是剖析辛弃疾、李商隐、欧阳修等著名诗人词人的为人和作品，还是解析王国维和《红楼梦》诗词，叶先生都表现出一种细腻的感触和热烈的喜爱，她看到了诗词里真正的灵性和生命。在充满了苦难与挫折的一生中，叶嘉莹先生将从诗词之美中感受到的生命力量内化，又经岁月洗礼后娓娓道来，只为了读者的那一份共情。

本书可以说将叶先生的人生经历和诗词讲评进行了完美的结合。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诗词解说，而是授之以渔，告诉你如何去读诗，如何去解词，如何从中发现隐微之美和共情的感动。如叶先生所说，只要是有感觉、有感情、有修养的人，就一定能够读出诗词中所蕴含的真诚的、充满兴发感动之力的生命。这种生命是生生不已的。这本书说人、说诗、说世间的感怀，还有一份对生命自强不息的精神，以及对自身使命的全权交付。

叶嘉莹不仅精于传统诗词学，而且融中西文学于一炉，相对于前辈学者，她是更贴近我们时代的一位大师。她的人生经历也促使她将中国古典诗词的美远播到大洋彼岸，她读诗词、讲诗词，也写诗词。她认为，中国诗词有着独特的意境之美，同一个词语在中西方的文化中有着不同的象征意义，所以在读中国的诗词时，不能套用西方的理论。比如，蜡烛、香炉在西方文学中经常代表的是男性、女性，但是在中国的诗词里却没有这样特殊的含义。由此，我们在学习、理解诸如“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这两句诗词时，就不能用西方文学的逻辑去理解其中的含义。

在探索诗词文化的道路上，叶先生的恩师顾随先生对她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顾先生讲课随性而发，讲诗词的自然美感和精妙之处，将作诗与做人相提并论，认为作诗反映了为人之道，传达着人生理念。叶嘉莹先生说：“中华诗词之美首先体现在中国语言文字上，独体单音和平仄四声的特征使诗词具备了独一无二的文字与声音美感。当然，这不是全部。诗词中所体现出来的诗人、词人内心的感情和生命之境界，是中华诗词最具独特性的美感。”顾先生讲的是诗歌的生命，是诗歌里那种生命的感染。这都成为了叶先生最深刻的记忆。

南宋著名的爱国将领辛弃疾，是位豪放派词人，被誉为“词中之龙”，叶先生则称赞他的词“特美”。一生心怀报国之志的辛弃疾，将对他国家的情感都寄寓于词之中，但是壮志未酬，最后抱憾病逝。一句“谁念我，新凉灯火，一编太史公书”，将辛弃疾心中的悲哀和感慨都婉转隐约地表达出来。另一首著名的词《青玉案》里的一句“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许多人以为这是描写元宵佳节与美女相约过节的情景，其实里面包含了辛弃疾对南宋眼前的繁华之下却无法收复国土的无奈与悲苦。这就是字句的言外之意，有一种“隐约幽微的美感”。叶先生说，“这种美就是词的一种特美。”

诗歌是叶嘉莹情绪的表达，是她人生的诉说，是她理想的所系，是她生命的慰藉。在故土沦陷之时，她写下“尽夜狂风撼大城，悲笳哀角不堪听”的国破之哀；在女儿遭遇意外的时刻，她用“迟暮天公仍罚我，不令欢笑但余哀”书写锥心之痛。漂泊海外时，她借杜诗的“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来抒发对故乡的思念；面对并不美满的婚姻，她引王安石诗句“切莫嗔此瓦，此瓦不自由”与自己和解，也宽容丈夫……诗歌照耀过她，诗歌也重塑了她。人生近百，她将全部财产捐给国家，她说，余生只剩一件事，为祖国诗词事业传薪：“柔蚕老去应无憾，要见天孙织锦成。”

曾有人问叶嘉莹先生：“中国古典诗词会消亡吗？”叶先生回答：“不会。”中国古人作诗，是带着身世经历、生活体验，融入自己的理想、意志而写的。他们把自己内心的感动写了出来，千百年后再读其作品，我们依然能够体会到同样的感动，这就是中国古典诗词的生命。她说，“学习古典诗词，不仅是学习一种学问、知识而已，重要的是要使青年人的心灵复活起来，让他们以生动活泼的心灵，来欣赏、体会中国古代诗歌中的一些伟大、美好的生命。”